

从蒲城元墓壁画看元代匜的用途

杨哲峰

“Yi”, bowl or cup with spou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water vessel in ancient times. However, fresco materials of tombs from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excavations from tombs and hoards in the same period indicate that “Yi” often accompanies some wine vessels such as Yuhuchun ping (pear-shaped vase) and panzhan (cup with tray), and so forth. Thu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Yi” also belongs to wine vessels in the Yuan dynasty.

内容提要 古代的匜往往被认为是当作水器使用的,但元代的墓葬壁画资料以及墓葬和窖藏出土的实物资料显示,匜在元代往往与玉壶春式瓶及盘盏一类酒具配合使用。因此,本文认为,在元代匜也应属于酒器之列。

1998 年 3 月在陕西省蒲城县东阳乡洞耳村发现一座元代纪年(公元 1269 年)壁画墓。据介绍,这是一座八角形穹隆顶砖室墓,墓中壁画保存完好。墓室正中北壁为墓主人夫妇“对坐图”:男主人在西,女主人在东。其东西两侧的墓室东北壁和西北壁分别为“女侍”图和“男侍”图。两图中均绘有木制条桌,桌上放置花瓶及当时生活起居所用之物。另外,东西两壁正中还绘有“宴归图”和“出行图”等^①。值得注意的是,在墓室西北壁的“男侍”图中,男侍背后的长方桌上摆放的生活用器除了一件玉壶春瓶和一副盘盏(盘呈海棠形,上置两盏)以外,还有一件匜。从画中描绘的大小来看,其口径大致和玉壶春瓶的最大腹径相当,流较长,且流下有环状系。(见图)

据笔者所知,尽管匜在元代墓葬、窖藏中多有出土,但在元墓壁画中很少发现。



蒲城元墓壁画(局部)

作者:杨哲峰,北京市,10087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讲师。

1989年发现的赤峰沙子山元墓壁画中曾出现了侍者双手捧匜的形象^⑧。但关于匜的用途,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蒲城元墓壁画中虽又发现了匜,有关介绍中也只提到“瓷匜是元代典型风格”,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说明。笔者认为,匜在元代墓葬壁画中的出现为它的使用提供了可靠的图象资料,尤其是与玉壶春瓶和盘盏等酒器的共存表明,匜在元代也应该是作为酒器使用的。试简述理由如下,敬希方家指正。

首先,已知元墓壁画所见各式“备酒图”^⑨中的器物组合多寡虽有一些出入,但基本上都有玉壶春式瓶和盘盏这两类器物^⑩。而且从已发现的内蒙古赤峰市两座元壁画墓^⑪和山西大同元壁画墓^⑫、文水北峪口元画像石墓^⑬来看,元墓壁画还沿袭了辽金时期即已出现的“备酒图”与“备茶图”呈对称分布的格局^⑭。上举前三座元墓的平面均大致呈方形,备酒图和备茶图均对称分布于墓室两侧壁的前端。其中大同齿轮厂元壁画墓和赤峰沙子山1989年发现的元壁画墓中,墓室正壁(面对墓道)没有墓主人夫妇对坐图,而描绘的是“隐逸图”或“生活图”之类,并且和墓室两侧壁的后半部分壁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壁画中的备酒图和备茶图表现出明显的户外特色,备酒图(原报告称“侍酒图”)中所使用的酒器包括玉壶春瓶和盘盏,外加樽勺等^⑮。后者以屏风画的方式展现户外的生活情景。在南壁东段的备酒图(原报告称“布宴图”)中,长桌上陈置的酒具较丰富,值得注意的是桌后站立的三位侍者手持的器物恰是玉壶春瓶、一盘两盏和匜,组合与蒲城洞耳村元墓备酒图(原报告称“男侍”,见图一)中桌上的器物完全一致^⑯。与后者相距仅5米的另一元壁画墓(1982年发现)在墓室北壁出现了墓主人夫妇“对坐图”,男主人在西,女主人在东的格局和蒲城洞耳村元墓非常接近,而且备酒图和备茶图(原报告均称之为

“生活图”)的分布与男女主人的位置对应关系也和蒲城洞耳村元墓一致,备酒图位于男主人一侧的西壁,备茶图位于女主人一侧的东壁。可见备茶与备酒在元墓壁画中彼此分开是很清楚的。在西壁南端的备酒图中,壁画虽已部分剥落,但高桌上放置的器物除了“黑花瓷壶”和“盖罐”以外,也可看出有一件“玉壶春瓶”。从桌旁站立的仆人“双手托盘,盘内置两碗,作供奉状”^⑰来看,实际也是一盘两盏外加玉壶春瓶的基本酒具组合。由于壁画脱落的面积较大,桌上是否有匜,惜无法确知。

就墓葬形制而言,文水北峪口元代画像石墓和蒲城元壁画墓较为接近,墓室平面都是八角形。但该墓中备酒图和备茶图(原报告均称“备餐图”)却分别位于墓室东北壁和西北壁,与蒲城元墓壁画中茶在东、酒在西的分布位置恰恰相反。联系到墓室北壁墓主人夫妇“对坐图”中男女主人相对位置的变化(该墓中男在东、女在西),的确是耐人寻味的。这进一步表明在元代墓葬壁画中备茶与备酒呈对称分布时与男女墓主人的位置(指墓主人夫妇“对坐图”)之间的密切关系。备茶图在女主人一侧,备酒图在男主人一侧的布局似已成惯例。蒲城元墓壁画“男侍”图既位于男主人一侧,图中的玉壶春式瓶和盘盏自然和其他元墓壁画备酒图中的同类器物一样也都属于酒器。在该墓壁画的“出行图”和“宴归图”中还可看到这两类酒器实用的例子。匜既位于“男侍”图中,又和玉壶春式瓶和盘盏同置桌上,其使用也势必与酒有关。

其次,结合元代墓葬及窖藏中匜的出土情况来考察,匜也经常是和玉壶春式瓶、舟盏之类的酒器共存。已知出土元代匜的数量在20件以上,出土地点包括北京、河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山西、陕西、甘肃等^⑱,几乎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此外,在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也有发现^⑲。就

质地而言包括瓷、银、陶等数种，主要以瓷器为主，且釉色品种多样，有影青、青花、青白、黄褐、釉里红、宝石蓝及龙泉青瓷等。其尺寸大小也非常接近，一般口径13—17厘米，底径8—9厘米，高3.7—6.4厘米，流长2.8—4厘米。仅少数银器形略大一些。而且不论瓷匜还是银匜，大多数流的下方都有环状系钮（如图一，有关元代匜的资料可参看附表），和蒲城元墓壁画中所绘的匜器形一致。除个别陶质的可能是作为仿古礼器以外，其余绝大多数瓷质和银质的匜，就共存器物而言，大都可以断定是作为生活实用器使用的，而且也多与酒密切相关。墓葬如1960年江苏无锡发现的钱裕（卒于公元1320年）墓，与银匜共出的就有银玉壶春瓶^⑧。窖藏较典型的如1964年5月在保定发现的元代瓷器窖藏中，与宝石蓝釉金彩匜共出的酒器包括两副盘盏（分别由宝石蓝釉金彩酒杯和宝石蓝釉金彩盘、白釉莲瓣式酒杯和白釉龙纹盘组成）以及成套的青花酒具（由八棱玉壶春瓶、执壶和一对梅瓶组成）^⑨。又如1955年10月在安徽合肥发现的元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银匜6件，分大小

两种，均有流，且流下焊有云形纹系。同出的还有金杯4件、金碟6件、银杯6件、银碟9件、银玉壶春瓶9件以及银果盒、碗、筷、勺和铜盘等。其中金银杯碟（似应为盘）的数量尽管不一致，但从器形特征和尺寸大小来看，原来也应属于盘盏之类的组合^⑩。根据一件玉壶春瓶底部所刻“至顺癸酉”的纪年，这批酒器的埋藏似不早于公元1333年。其上距蒲城元墓的年代至少有64年，但就酒器的组合特征而言仍基本一致。由此表明，匜与盘盏及玉壶春瓶之类的酒器配合使用在元代是相当流行的。

总之，无论是从元墓壁画的分布和备酒图中的器物组合，还是从墓葬及窖藏出土的匜的共存关系来看，匜都应属于酒具之列。推测匜的用途也应与玉壶春瓶类小口酒器有着密切的关系，很有可能就是往小口盛储类酒器中注酒用的。过去有人撰文介绍河北保定出土的元代蓝釉描金匜时，把它看成是清晨人们起床后漱洗用的一种盥洗用具，所依据是先秦时期“奉匜沃盥”的故事^⑪。蒲城元墓壁画的发现则说明元代的匜与先秦时期的匜在功能上应该是有区别的。

附表 元匜出土资料简表（器物尺寸单位为厘米，残损或尺寸不明者未列入）

器物名称	件数	口径	底径	高	流长	流下带系	出土类型	资料出处
宝石蓝釉金彩瓷匜	1	13.9		4.8		√	窖藏	《文物》1965年2期
影青瓷匜	1	13.3	8	4.6	3.5	√	墓葬	《文物》1980年1期
青花束莲纹瓷匜	1	14	8.5	3.7	3.7	√	？	《文物》1980年5期
黄褐釉冰裂纹瓷匜	1	14		6.1			墓葬	《文物》1982年2期
釉里红芦雁纹瓷匜	1	14.3	8.7	5.5	3.6	√	窖藏	《文物》1982年4期
青白釉瓷匜	2	14.4	9	4.5	3.4	√	窖藏	《文物》1988年5期
龙泉青瓷匜	1	16.5		5.7			墓葬	《文物》1996年9期
青花瓷匜	1	13.1	8	4.6	2.8	√	窖藏	《文物》1986年6期
影青瓷匜	1	约14			约4		墓葬	《考古学报》1986年1期

器物名称	件数	口径	底径	高	流长	流下带系	出土类型	资料出处
银匜	2	20.5		6.4	9.5	✓	窖藏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2期
银匜	4	18				✓	窖藏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2期
银匜	2	14.2	9	4.5		✓	墓葬	《文物》1964年12期
陶匜	1	13.2		约4			墓葬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6期

①呼林贵等：《蒲城发现的元墓壁画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文博》1998年第5期。

②⑩刘冰：《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③关于辽金元时期墓葬壁画中出现的描绘成套酒具、成套茶具，或由侍者准备茶酒的画面，有关报告或论著中或冠以“酒具图”和“茶具图”、“进酒图”和“进茶图”、“侍酒图”和“侍茶图”、“奉酒图”和“奉茶图”、“备酒图”和“备茶图”、“男侍”图和“女侍”图之类名称；或通称为“生活图”、“布宴图”、“饮食图”、“备餐图”等；或仅以有关画面在墓中的位置而言。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一律使用“备酒图”和“备茶图”来代指相应的画面。

④有关这一时期茶具与酒具的论述，可参见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2期。

⑤⑪1982年发现的一座，见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4期；1989年发现的另一座参见注②。

⑥⑨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⑦山西省文管会、山西省考古所：《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

⑧有关辽金墓葬壁画中茶与酒呈对称分布的例子可参看河北宣化第5号辽墓（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文物》1995年第2期）、山西长治李村沟金墓（王秀生：《山西长治李村沟壁画墓清理》，《考古》1965年第7期）、大同南郊金墓（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⑫国内发现的元代的资料已发表的主要有：a.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b. 马希桂：《北京昌平县出土元代影青瓷》，《文物》1980年第1期；c. 河北省博物馆：《保定市发现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第2期；d.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e. 吴兴汉：《介绍安徽合肥发现的元代金银器皿》，《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f. 歙县博物馆：《歙县出土两批窖藏瓷器珍品》，《文物》1988年第5期；g. 胡悦谦：《安庆市出土的几件瓷器》，《文物》1986年第6期；h.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第12期；i. 镇江博物馆：《江苏金坛元代青花云龙罐窖藏》，《文物》1980年第1期；j. 江西省高安县博物馆：《江西高安县发现元青花、釉里红等瓷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4期；k. 陕西省文管会：《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l. 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二》，《文物》1982年第2期；m. 宋良璧：《介绍几件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80年第5期。

⑬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⑭参见注⑫h。

⑮参见注⑫c。

⑯参见注⑫e。

⑰王莉英：《故宫博物院藏唐黑釉蓝斑腰鼓和元蓝釉描金匜》，《文物》197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张得水）